

《法律职业伦理》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路径

单云慧 张慧茹 李嘉欣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背景下，法治人才的培养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法治建设的进程。2018年，教育部发布的《法学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将《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列入十门法学专业核心必修课程之一，标志着法学教育从侧重专业知识传授，向德法兼修、价值引领的全面转型，为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奠定了基础。新时代背景下，推进《法律职业伦理》课程思政建设，既是法学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培育德法兼修法治人才的重要保障。然而，当前高校在该课程思政实践中仍面临融合不深、实效不足等现实挑战，亟待探索系统化、可操作性的实践路径。

一、《法律职业伦理》课程思政建设的内涵

《法律职业伦理》思政建设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德法兼修”的高素质法治人才。这要求课程教学必须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在讲授法律职业规范的同时，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培养学生的职业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课程应当既要注重学生个人道德素养的提升，又要强化其服务社会、维护公正的责任意识；既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又要回应数字时代的新型伦理挑战。从内容体系来看，需要构建层次分明、有机衔接的课程模块。理论基础模块应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系统阐述法律职业伦理的基本原理和规范体系；实践技能模块应通过案例分析、情景模拟等方式，训练学生在复杂情境中的伦理判断和决策能力；价值塑造模块则需要将法治信仰、职业操守、社会责任等思政元素有机融入教学全过程。这三个模块相互支撑，共同构成完整的课程思政内容体系。

二、《法律职业伦理》课程思政建设的现实困境

（一）思政目标定位失衡，与专业课程融合生硬。课程思政建设的主要困境在于其价值目标体系存在结构性偏差。当前《法律职业伦理》的课程设置，在目标上较为侧重应对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现实需求，而在顶层设计上弱化了“价值引领”这一思政核心，导致教学中存在“重规范记忆、轻价值内化”的现象，这使复杂的伦理决策被简化为标准答案，学生难以在真实困境中形成坚定的职业信仰和公共责任感。同时，思政内容与专业知识的融合流于表面。例如，在律师职业伦理的讲授

中，未能将“保密义务”“利益冲突”等专业知识点，升华为对“公正”“诚信”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阐释，思政教育未能很好地嵌入法律职业伦理的肌理之中。

（二）教师思政教学能力不足，育人主体作用未能充分彰显。师资队伍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但当前教师团队面临“双重能力”不足的挑战。多数法学专业教师缺乏系统的思政教育理论与方法训练，虽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却难以在伦理教学中有效实现价值引领；而思政课教师则对法律职业的复杂性与特殊性认知不足，导致思政元素嵌入生硬，出现“两张皮”现象。此外，教师队伍普遍缺乏法律实务经验，难以将抽象的伦理规范与鲜活的执业困境相结合，影响了思政教学的感染力与说服力。现有的教师培训体系也存在缺陷，内容碎片化、方式单一，未能针对性地提升教师的课程思政设计与实施能力，这从根本上制约了思政育人效果的实现。

（三）思政育人评价缺位，价值引领难以衡量。现有的教学评价机制难以有效衡量并反馈课程思政的建设成效。核心问题在于评价导向存在偏差，过度侧重理论知识考查，而忽视了对学生伦理认知、价值判断能力等思政素养核心维度的评估。同时，评价方式单一，主要依赖书面考试，无法考查学生在模拟或真实情境中的伦理决策水平，导致思政育人效果成为“看不见、摸不着”的软指标。此外，评价体系缺乏长期性与改进机制，既欠缺对学生职业伦理发展的长期追踪，也未能将评价结果有效反馈于教学改革，无法形成“评价—反馈—提升”的闭环，致使课程思政建设缺乏持续优化的科学依据。

三、《法律职业伦理》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路径

（一）重塑思政目标体系，实现价值引领与专业知识的深度融合。为解决目标失衡与融合生硬的问题，课程建设首先必须进行顶层重构。其一，正本清源，重构教学目标。明确将“价值引领”作为课程的核心目标，在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基础上，突出对学生法律职业信仰、公共责任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从根本上纠正应试化的倾向。其二，有机融合，重构教学内容。深入挖掘专业知识中蕴含的思政元素，例如，系统性地将“保密义务”升华为对“忠诚守信”职业操守的坚守，

将“利益冲突处置”升华为对“司法公正”价值的追求，并积极引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真实伦理案例，使思政教育在专业语境中自然呈现，实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

（二）构建协同育人机制，促进教师课程思政能力的全面提升。针对师资队伍的能力短板，必须构建系统化的支持与培养体系。其一，开展精准化师资培训。定期组织跨学科工作坊与集体备课会，邀请思政教育专家与资深法律实务专家联合授课，弥补法学教师在思政理论、方法与实务经验上的双重不足，培养一支既懂法律专业又善价值引导的“双能型”教师队伍。其二，打造专业化教学团队。积极引入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实务专家参与教学，形成“专业教师主导、思政教师指导、实务专家协同”的育人共同体，通过鲜活的经验分享，破解教学与实务脱节的困局，增强思政教学的说服力与感染力。

（三）创新思政评价机制，形成以评促建的良性循环。为确保思政育人成效可衡量、可改进，必须对评价体系进行革新。其一，确立以素养为核心的评价导向。将评价焦点从理论知识记忆转向学生的伦理认知水平、价值判断能力与行为选择倾向，构建涵盖课堂表现、案例分析报告、情境模拟、社会实践等多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其二，构建持续性评价与反馈机制。建立学生化理成长档案，对毕业生的职业行为进行长期追踪，并将评价结果及时反馈用于教学内容的调整与教学方法的优化，形成“教学—评价—反馈—改进”的良性循环，为课程思政的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与动力。

面向未来，《法律职业伦理》课程思政建设是法治人才培养的关键一环。其核心路径要以“德法兼修”为宗旨深化教学创新，将价值引领贯穿始终，从而筑牢学生的职业信仰，为法治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教育工作者应以更大智慧推动教学创新，让课程成为滋养法治情怀、支撑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阵地，为法治中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动力。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基金项目：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项目“法律职业伦理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与研究”（编号：J20220472）、山西师范大学通本本科教育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项目“法律职业伦理”）

生本理念下“九学五步”新授课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李静哲 屈晓光

二、“九学五步”新授课模式的实施流程

新授课作为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的核心课型，“九学五步”模式为其构建了“情境—建构—迁移”的核心目标体系，形成“学—探—展—检”的核心流程。具体实施分为课前准备、课堂实施、课后反馈三个阶段。

（一）课前准备：精准定位与前置学习

教师准备：一是深度学习课，研读课程标准、教材内容与教学参考书，明确教学目标与重难点；二是设计学案，包含知识框架与前置问题链，为学生预习提供清晰指引；三是进行预习指导，向学生明确重点批注、绘制思维导图等具体预习方法。学生预习：预习环节可安排在新课前的辅导课进行。学生根据学案自主研读教材，用三色笔标注重点、难点与疑惑点；结合课后习题与预习难点，提出1-2个驱动性问题，为课堂深度学习做好铺垫。

（二）课堂实施：五步递进式教学

第一步，情境激活：通过图片、实物、课件等载体设计真实教学情境，提出驱动性问题，导入环节需兼具情境性与启发性。明确学习目标以激发学生兴趣，问题链设计需贯穿学科大概念，如数学“勾股定理”可关联建筑测量情境。第二步，“自主探究+合作互学”：该环节分为独学、组内交流、班内展示三个层次。独学阶段，学生依据教师提示或学案，运用“查、划、写、记、练、思”方法自学教材，标注疑难问题并完成基础性任务，教师巡视并对学困生进行个性化点拨，强化新旧知识衔接；组内交流阶段，以优生带动学困生，围绕独学环节标注的真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形成小组统一结论，组长汇总共性疑问，构建高效学习共同体；班内展示阶段，采用“代表汇报+组间质疑”形式深化理解，教师提炼核心知识点并规范表述。第三步，导学点拨：遵循“三讲三不讲”原则，重点讲解思维盲点、易错点与方法迁移内容。借助板书图示、多媒体动画等手段突出重难点、突破难点，针对共性问题从思路、方法、规范三方面精讲，通过设计共性问题引导学生归纳规律，实现举一反三或举一反三。第四步，检学应用：设计分层习题开展限时训练，包括巩固知识的基础题、培养应用能力的自编题（由学生根据所学自编或改造）、拓展思维的挑

战题（如语文续写小说结尾）。通过选择题限时答题器统计等方式即时反馈，实现“堂堂清”。检学环节需遵循“以题带点”原则，覆盖学习目标、重点难点易混点及自学组学中的高频错题点，落实教学评一体化。第五步，反思小结：学生采用3-2-1模式（3个收获、2个疑问、1个应用设想）或思维导图总结知识点，分享学习收获；教师进行升华总结，强调学科思维方法。

（三）课后训练与反馈

分层作业：设置必做题（基础达标）、选做题（拓展提升）、实践题（实践锻炼）三个层次，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开放探究：布置开放式问题探究任务，引导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在探究过程中提升合作能力。效果评估：通过课堂观察、学案批改、课后访谈等方式收集教学反馈，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三、“九学五步”新授课模式的生本理念体现

第一，完善激励机制：采用小组积分制，评选“最佳提问者”“思维之星”等荣誉称号，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参与度。第二，融合现代技术：利用多媒体互动、虚拟实验软件等辅助教学，降低抽象内容的理解难度，提升课堂教学的直观性与趣味性。第三，提供差异化支持：为学困生提供“微课资源包”助力查漏补缺，为优生推送拓展阅读材料满足其深度学习需求，实现因材施教。第四，强化自主学习能力提升：明确要求学生上课手持笔具，通过长期练习形成“上课便运算”的自主学习习惯，尤其针对数学学科，突出勤动笔墨对提升运算能力的重要作用。

“九学五步”新授课模式以“生本理念”为核心，通过科学的观念引领与规范的流程设计，构建了“教师引导、学生主体”的高效课堂生态。该模式既保障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又充分发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通过课前、课中、课后的全流程优化，有效解决了传统课堂中“输入多、输出少”等突出问题。未来，还需结合不同学科特点与学生实际情况，进一步优化教学策略，推动该模式在更广泛的教学场景中落地生根、提质增效。

（作者单位：内乡县教师发展中心）

全科思维引领下《曲式与作品分析》课程教学改革创新研究

刘姝

全科思维是一种从单一到全局、从局部到整体的思维方式，旨在培养系统性与整体性的思维能力。在医学领域，可分为专科医生与全科医生，专科医生以“病”为中心，全科医生以“人”为中心。全科思维来源于医学界的全科医生培养体系。在教育领域，学生是全方位接受知识的全科思维主体，教师是思维引导者、学习促进者。引导学生进行全科思维学习，有利于提升跨学科学习能力、适应跨学科课程与开放型考试评价体系，助力学生积极参与科学研讨，自觉总结、反思并持续改进。引导学生采用多角度跨学科思维、逆向思维、逻辑进阶及一题多解的创造性思维开展全科思维训练，可促进学生全方位发展。

《曲式与作品分析》课程的核心内容是引导学生分析不同时期、不同作曲家的各类作品。以往教学多侧重强调作品的结构原则，属于典型的“专科”思维。一部独立的作品，既蕴含作曲家的写作风格，又关联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历史环境及与历史人物的关系。作品包含的多重联系，决定了其分析与课程教学均非常适用运用全科思维模式。通过建立主题分析清单，可提高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通过构建游戏通关模式，能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借助场景化知识串联，可增强学生的跨学科知识融合能力。

一、运用全科思维，通过建立主题分析清单提升综合分析能力

其一，《摇篮曲》主题。国内外摇篮曲数量众多，核心内容均为哄幼儿入睡，但其中的风格差异、文化差异值得深入剖析。旋律线条、曲式结构、和声语汇的异同也需对比分析。贺绿汀的钢琴作品与汪立三的声乐作品，以不同体裁呈现的摇篮曲有何差异？国内外摇篮曲又存在哪些区别？其二，《船歌》主题。分析门德尔

松《威尼斯船歌》、柴可夫斯基《六月—船歌》、肖邦《升F大调船歌》与中国赫哲族民歌《乌苏里船歌》之间的风格差异，及导致这些差异的直接影响因素。其三，《月光》主题。德彪西的《月光》与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有何不同？其四，爱国主题。对不同国家《国歌》的差异，分析其中蕴含的不同情绪内涵。其五，情歌主题。各民族情歌各具特色，如彝族《阿依莫》的悲怆、哈尼族“吹树叶歌”的含蓄、白族《弥渡山歌》的忠贞、纳西族《纳西情歌》的婉约、羌族《娅咪》的炽热，将其综合对比分析，能收获别样认知。

二、运用全科思维，通过建立游戏通关模式提升创新思维能力

首先，构建玩法合理、作品难度适宜的通关模式，有助于发挥及时正向反馈的激励作用。通关模式初级：乐段—二段曲式。初级模式多采用声乐体裁开展通关分析，如外国作品从乐段到二段曲式的升级分析，或民族曲调从乐段结构到二段曲式结构的升级分析。通关模式中：二段曲式—三段曲式—三部曲式。中级模式多采用钢琴作品进行通关分析，如二段曲式以钢琴小品分析为主，三段曲式以中国钢琴作品分析为主，三部曲式以柴可夫斯基《四季》为主要分析内容。通关模式终极：回旋曲式—奏鸣曲式—奏鸣回旋曲式。终极模式的分析内容多以贝多芬奏鸣曲集为主。其次，为保障活动的趣味性与其有效性，根据通关模式的难度系数设置不同“升学”通道，通关二段曲式可“考上”技术院校，通关三部曲式可“考上”师范院校，通关奏鸣回旋曲式可“考上”音乐学院。最后，建立规范且多元的评价制度以实现互相监督与共同进步。每种通关模式安排两组同学，一组详细讲解作品分析思路与结论，另一组进行针对性评价与补充，可展开深度讨论，最后由教师进行补充性

讲解，以扎实的专业技能培养学生的分析研究兴趣。

三、运用全科思维，通过场景化知识串联提升跨学科知识融合能力

场景一：论文写作。小张需在4月提交本科毕业论文初稿，为帮助他顺利撰写，需为舒曼作品《初衷》列出分析大纲，并绘制该作品的曲式分析图表。场景二：教学竞赛。开学第四周为教师教学竞赛周，音乐教师小王因不确定参赛教学内容而焦躁不安，请运用“教—学—评—研”机制，从教学内容深度分析、教学方式创新、教学重难点知识向科研延伸、教学语言组织等方面，为小王老师撰写一份教学计划。场景三：音乐会导赏。本周五14:00将举办《黄河》交响音乐会，请为爱乐乐团撰写一份导赏指南，帮助听众多层次了解作品。通过多种场景化训练，对培养学生的多学科融合能力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均能起到不同程度的提升作用。

全科思维模式已在教育教学中多有应用，但运用于音乐学、音乐表演专业的实践尚属凤毛麟角，将其融入作曲学科的作品分析课程，需进一步深入探索，核心是找到作品分析与民族学、音乐史学、教育教学及舞台表演实践的融合点。这种多角度、多学科交叉的教学模式，既能让学生在实践中直观感受作品分析课程的价值与重要性，又能帮助学生毕业后更好地适应多元化的就业渠道。因此，在全科思维模式下，通过建立主题分析清单提高综合分析能力、借助游戏通关模式强化逻辑思维能力、依托场景化知识串联增强跨学科知识融合能力，将为《曲式与作品分析》课程的教学改革起到有力的助推作用。

（作者单位：阿坝师范学院音乐舞蹈学院）

生成式AI赋能下泛娱乐化对青少年价值观念的渗透机理与培育路径优化

刘艳

随着生成式AI技术的快速发展，泛娱乐化内容正渗透青少年生活，影响其信息接收与价值形成方式。青少年作为价值观念塑造关键期的群体，其认知、情感与行为极易受算法推送、资本逻辑与意识形态博弈的多重影响。深入剖析这一渗透机理并优化培育路径，对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社会主流价值根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生成式AI赋能下泛娱乐化对青少年价值观念的渗透机理

探讨生成式AI赋能下泛娱乐化对青少年价值观念的影响，需剖析技术、资本、意识形态及心理机制：算法改写内容生产逻辑，资本助推产业规模扩张，意识形态暗藏博弈交锋，心理层面存在需求满足与焦虑传导的双向作用。（一）算法重构驱动：技术赋能重塑内容生产。生成式AI依据复杂的文化解构逻辑重塑文化生产流程，借助语义网络分析将经典文本拆解为基础意义单元，重组时以娱乐化符号替换历史叙事的本体价值，呈现出鲍德里亚“拟像第三序列”的特质，造就真假难辨的文化景观。算法权力的扩张遵循数据资本主义逻辑，通过收集用户行为数据构建个性化推送模型，如同福柯“规训权力”的数字变体，在无形之中主导信息传播走向，剥夺青少年接触严肃文化的机会，使其迷失于碎片化娱乐之中。

当自动化生产成为文化生产的基础设施后，用户生成内容呈爆发式增长；哈贝马斯所述的公共领域被同质化娱乐内容挤占，主流价值观的传播空间受阻；依据塔尔德模仿律、浅层化、娱乐化的文化文本被算法捕捉并快速扩散，而具有深度内涵的文化产品逐渐被边缘化。更令人担忧的是，算法强化的高频感官刺激会影响青少年大脑发育，抑制前额叶皮层的成熟，使其思维固着于具象认知，丧失处理抽象价值概念的能力。这不仅对青少年的文化认知与价值观形成构成潜在威胁，还引发社会对技术与文化关系的深刻反思，促使人们重新审视算法赋能下泛娱乐化对青少年成长的深远影响。

（二）利润逻辑发力：资本驱动推动产业扩张。数字化时代，资本操控泛娱乐化的本质是劳动时间二次剥削。正如斯尔尼塞克“玩乐劳动化”所言，平台将用户刷视频、互动等娱乐行为转化为数字劳动以榨取剩余价值，“用户黏性”成核心增值指标，即时反馈让娱乐异化为马克思“异化劳动”新形态，使用户卷入资本生产逻辑。资本还借垂直垄断强控制：上游垄断GPT等生成式AI核心技术，中游掌控社交媒体分发渠道，下游靠用户画像精准营销，呈现德赖兹“控制社会”特征。其核心危害是神经政治学效应——算法操控多巴胺奖励机制，让青少年大脑伏隔核形成神经依赖，导致严肃文化批判能力生理性退化，威胁全面发展。

最终，文化生产领域现“格雷欣法则”式现象：资本逐利下，低俗娱乐因易吸睛、快转化流量，逐步挤压高价值文化产品生存空间甚至占据主流。这直接弱化主流价值观传播效力，造成文化生态失衡；长期看，阻碍社会整体文化素养培育，价值取向面临被引向浅薄化的风险，亟待警惕。

（三）价值渗透运作：意识形态博弈隐秘进行。当下，泛娱乐化对主流价值的解构本质是隐秘的意识形态符号战争。它以戏谑手法推动“能指漂移”，将崇高集体主义价值歪曲为“权威象征”；拉康镜像理论视角下，这诱导青少年价值认同误读，引发认知偏差。

这种意识形态博弈暗藏文化领导权转移危机。依据葛兰西理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借娱乐文本“皮下注射”，将商品使用价值转化为鲍德里亚批判的“符号价值”，在青少年认知中构建虚假需求体系，使其重物质符号、轻精神需求。当算法助推的拟像遭遇现实价值冲突，班杜拉观察性反叛被激活：青少年模仿娱乐偶像象征性抵抗主流意识形态，虽含合理质疑，却易陷娱乐迷恋与主流价值盲目排斥困境，加剧意识形态混乱，不及时引导将危及社会稳定与文化健康。

（四）需求满足传导焦虑：社会心理双向作用。当代社会，AI建构的虚拟亲密关系是对承认正义的扭曲供给。霍耐特认为，人类需借社会互动获承认以确立自我价值，而AI虚拟亲密仅表面满足情感需求，实则用拟像化社交填补空虚感，依托场景化知识串联增强跨学科知识融合能力，将为《曲式与作品分析》课程的教学改革起到有力的助推作用。

（五）行为认同消解：网络迷雾中主流价值失真。生成式AI赋能的泛娱乐化内容正系统性扭曲青少年价值认知。是非判断层面，大量“娱乐化戏谑”模糊道德边界；影视、网络文化博眼球，歪曲历史人物，将奸臣塑成“个性反英雄”、忠臣义士塑成“迂腐呆板”形象。这种叙事让青少年评价标准从“善恶”转向“有趣与否”，削弱真善美判断力，“价值侵蚀”表现为认知基准的娱乐化偏移。

（六）情感共鸣消解：网络迷雾中主流价值失真。生成式AI赋能的泛娱乐化内容正系统性扭曲青少年价值认知。是非判断层面，大量“娱乐化戏谑”模糊道德边界；影视、网络文化博眼球，歪曲历史人物，将奸臣塑成“个性反英雄”、忠臣义士塑成“迂腐呆板”形象。这种叙事让青少年评价标准从“善恶”转向“有趣与否”，削弱真善美判断力，“价值侵蚀”表现为认知基准的娱乐化偏移。

（七）行为认同消解：网络迷雾中主流价值失真。生成式AI赋能的泛娱乐化内容正系统性扭曲青少年价值认知。是非判断层面，大量“娱乐化戏谑”模糊道德边界；影视、网络文化博眼球，歪曲历史人物，将奸臣塑成“个性反英雄”、忠臣义士塑成“迂腐呆板”形象。这种叙事让青少年评价标准从“善恶”转向“有趣与否”，削弱真善美判断力，“价值侵蚀”表现为认知基准的娱乐化偏移。

（八）行为认同消解：网络迷雾中主流价值失真。生成式AI赋能的泛娱乐化内容正系统性扭曲青少年价值认知。是非判断层面，大量“娱乐化戏谑”模糊道德边界；影视、网络文化博眼球，歪曲历史人物，将奸臣塑成“个性反英雄”、忠臣义士塑成“迂腐呆板”形象。这种叙事让青少年评价标准从“善恶”转向“有趣与否”，削弱真善美判断力，“价值侵蚀”表现为认知基准的娱乐化偏移。

（九）行为认同消解：网络迷雾中主流价值失真。生成式AI赋能的泛娱乐化内容正系统性扭曲青少年价值认知。是非判断层面，大量“娱乐化戏谑”模糊道德边界；影视、网络文化博眼球，歪曲历史人物，将奸臣塑成“个性反英雄”、忠臣义士塑成“迂腐呆板”形象。这种叙事让青少年评价标准从“善恶”转向“有趣与否”，削弱真善美判断力，“价值侵蚀”表现为认知基准的娱乐化偏移。

（十）行为认同消解：网络迷雾中主流价值失真。生成式AI赋能的泛娱乐化内容正系统性扭曲青少年价值认知。是非判断层面，大量“娱乐化戏谑”模糊道德边界；影视、网络文化博眼球，歪曲历史人物，将奸臣塑成“个性反英雄”、忠臣义士塑成“迂腐呆板”形象。这种叙事让青少年评价标准从“善恶”转向“有趣与否”，削弱真善美判断力，“价值侵蚀”表现为认知基准的娱乐化偏移。

（十一）行为认同消解：网络迷雾中主流价值失真。生成式AI赋能的泛娱乐化内容正系统性扭曲青少年价值认知。是非判断层面，大量“娱乐化戏谑”模糊道德边界；影视、网络文化博眼球，歪曲历史人物，将奸臣塑成“个性反英雄”、忠臣义士塑成“迂腐呆板”形象。这种叙事让青少年评价标准从“善恶”转向“有趣与否”，削弱真善美判断力，“价值侵蚀”表现为认知基准的娱乐化偏移。

（十二）行为认同消解：网络迷雾中主流价值失真。生成式AI赋能的泛娱乐化内容正系统性扭曲青少年价值认知。是非判断层面，大量“娱乐化戏谑”模糊道德边界；影视、网络文化博眼球，歪曲历史人物，将奸臣塑成“个性反英雄”、忠臣义士塑成“迂腐呆板”形象。这种叙事让青少年评价标准从“善恶”转向“有趣与否”，削弱真善美判断力，“价值侵蚀”表现为认知基准的娱乐化偏移。

（十三）行为认同消解：网络迷雾中主流价值失真。生成式AI赋能的泛娱乐化内容正系统性扭曲青少年价值认知。是非判断层面，大量“娱乐化戏谑”模糊道德边界；影视、网络文化博眼球，歪曲历史人物，将奸臣塑成“个性反英雄”、忠臣义士塑成“迂腐呆板”形象。这种叙事让青少年评价标准从“善恶”转向“有趣与否”，削弱真善美判断力，“价值侵蚀”表现为认知基准的娱乐化偏移。

（十四）行为认同消解：网络迷雾中主流价值失真。生成式AI赋能的泛娱乐化内容正系统性扭曲青少年价值认知。是非判断层面，大量“娱乐化戏谑”模糊道德边界；影视、网络文化博眼球，歪曲历史人物，将奸臣塑成“个性反英雄”、忠臣义士塑成“迂腐呆板”形象。这种叙事让青少年评价标准从“善恶”转向“有趣与否”，削弱真善美判断力，“价值侵蚀”表现为认知基准的娱乐化偏移。

（十五）行为认同消解：网络迷雾中主流价值失真。生成式AI赋能的泛娱乐化内容正系统性扭曲青少年价值认知。是非判断层面，大量“娱乐化戏谑”模糊道德边界；影视、网络文化博眼球，歪曲历史人物，将奸臣塑成“个性反英雄”、忠臣义士塑成“迂腐呆板”形象。这种叙事让青少年评价标准从“善恶”转向“有趣与否”，削弱真善美判断力，“价值侵蚀”表现为认知基准的娱乐化偏移。

化内容借助“去意识形态化”的伪装，弱化青少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受度。平台通过AI分析用户浏览偏好，专门制作“解构主流价值”的娱乐段子，以幽默调侃的方式消解奉献、集体主义等崇高理念。长期接触这类内容，易让青少年形成“主流价值过时”的认知偏差，且在AI技术的加持下，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逐渐转向主动认同娱乐化叙事，负面影响更为深远。青少年正处于价值观念形成的关键期，过度接触此类内容可能使其误解、抵触主流价值观，阻碍正确价值观的养成，埋下社会隐患。

（二）情感认同消解：网络喧嚣下情感共鸣缺失。当下，算法圈群构建的情感共振飞地看似有集体欢腾氛围，实则遵循齐泽克“意识形态幻象”逻辑。这种幻象让青少年沉浸其中却难察情感误导，崇高情感被娱乐化编码后，真挚表达变肤浅空洞。霍耐特主张的承认正义逻辑指链断裂。青少年在戏仿仪式中错将情感消费当价值共鸣，情感认同根基逐渐液态化消融，不再稳固深刻。

神经生物学层面，多巴胺驱动的即时满足机制持续弱化镜像神经元功能，导致霍夫曼定义的“共情腐蚀”。情感通货贬值使青少年对崇高叙事的感动阈值提升，却对娱乐偶像细微动态神态敏感。主流价值的情感召唤在情感资本主义狂欢中失能，历史厚重感被解构为“土味情话”，民族共同体意识退化为虚拟部落圈层人设。青少年难以对深刻的情感价值产生共鸣，更倾向于追逐即时、短暂的情感刺激，这种情感认同的缺失即影响其自身的情感发展，也冲击着整个社会的情感生态。

（三）行为认同反叛：价值迷失中责任淡化。当今社会，泛娱乐化催生的去责任化机制，本质上是资本逻辑的必然产物。诸多消极行为模式被包装成亚文化符号广泛传播，使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在数字时代有了新的诠释。青少年面对现实中的挫折与压力，以戏谑性反抗表达不满，逐渐演变为对主流价值的象征性质疑，这一现象折射出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无奈。而算法助推的认知偏差，进一步激活了班杜拉观察学习理论所预言的仪式化抵抗。

行为神经学研究给出了生物学层面的解释：长期沉浸在高刺激度的娱乐环境中，会导致大脑前额叶与边缘系统的功能连接弱化，行为决策更易受杏仁核主导。这种神经层面的“责任脱嵌”，具体表现为公民意识的空洞化。青少年受“佛系”“丧文化”等消极思潮影响，解构奋斗伦理，误将科技工作者的创新使命感视作营销手段或个人表演。

三、生成式AI赋能下青少年价值观念的培育路径优化

在生成式AI泛娱乐化浪潮下，青少年价值观在认知、情感、行为层面受到多维度冲击，面临诸多挑战，探索有效的培育路径迫在眉睫。现从认知引导、情感共鸣、行为实践三个方面提出优化策略，助力青少年在数字时代坚守正向价值观，实现全面发展。

（一）认知引导强化：打开网络迷雾铸价值认同。将主流价值观教育融入学校课程体系，是筑牢青少年价值根基的基础工程。中小学可开设“数字文化素养”课程，通过分析生成式AI泛娱乐化内容案例，引导学生辨别其中的价值取向；高校依托思政思政课开展“技术伦理与价值选择”专题教学，帮助青少年理性认知AI技术与价值观念的关系。

利用新媒体创新主流价值观传播方式，是应对AI挑战的关键举措。主流媒体应主动运用生成式AI技术，创作兼具思想性与娱乐性的优质内容。例如某短视频平台联合主流媒体推出“AI说党史”系列动画，以AI技术将严肃的历史转化为青少年喜爱的动画形式，这种“技术反哺”策略既顺应了媒介发展趋势，又能有效传递主流价值观念，助力青少年在数字环境中树立正向认知。

（二）情感共鸣培养：驱散网络喧嚣筑情感联结。在数字化浪潮中，构建算法认知免疫系统，是破除情感茧房、引导正确认知的关键。可借助朋辈学习技术训练终端识别模型，打造“认知盾牌”；在用户终端植入意义锚定模块，当遭遇娱乐化符号迷障时能够快速解构其本质。通过跨模态语义解析框架，全面审查生成式AI内容、评估其价值框架，若检测到历史虚无主义等不良叙事，自动启动认知矫正协议，帮助用户看清内容背后的真实意图。

在实施层面，认知基模重塑工程尤为重要。中小学开设模拟批判课程，运用双过程理论训练青少年灵活切换“系统2思维”（理性思考）；通过红色VR情境模拟，强化青少年对历史的具身认知。高等教育推行概念锚定教学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超级文化基因”，并借助生成对抗网络创作主流价值沉浸式叙事作品，逆转塔尔德模仿律的负面效应，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三）行为实践塑造：跨越价值困境促责任担当。在生成式AI驱动的泛娱乐浪潮中，青少年价值观念面临严峻挑战，行为实践塑造是破解困境、培育责任担当的关键。一方面可通过针对性的认知训练强化前额叶皮层的执行控制功能，引导青少年主动抵制“躺平”等不良倾向；另一方面推行行为价值积分制，将乡村振兴调研、社区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转化为可积累的正向激励，激发青少年的参与热情。

这些措施构建了班杜拉三元交互决定论的当代实践形态，实现了个人实践、环境支持与主流价值的动态耦合。认知训练强化行为层面的自我控制，积分制与元宇宙任务系统提供社会环境与价值导向支撑，家庭、学校、社会与网络空间形成全方位的培育体系。三者协同发力，助力青少年在行为实践中跨越价值困境，坚定扛起时代赋予的责任，为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作者单位：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